

「天青色等煙雨，而我在等你。」
「菊花殘，滿地傷，妳的笑容已泛黃。」
「雨紛紛，舊故里草木深。我聽聞，妳始終一個人。」

即使你不愛周杰倫，也一定或多或少對這些歌詞有印象，興致來了，想必也能跟着哼唱幾句。而方文山，就在這些你並不陌生的字句中。

周杰倫將他稱為傳奇：「創造經典中國風歌詞的傳奇」。的確，擁有古典詩詞格律修養的人有很多，能寫出膾炙人口的流行歌詞的詞人也不少，但能將兩者結合在一起的人，近十年的台灣樂壇，卻只有方文山。一首《青花瓷》，一個古典中國躍然紙上，色白花青的瑩潤，婉約仕女的飄逸，其肌膚與靈魂在他筆下被描繪出來了。他寫一句一傷的黯然倔強，也寫稚嫩人兒的小小誓言，是他，將中國風變成流行音樂，用意境與性情，去書寫大多數人的情感秘密。

中國風歌詞的流行，不是偶然。他的字裡行間，都是人們相愛的模樣。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部分）：彭子文

一字一句總關情： 方文山的中國風世界（上）



■方文山在香港大學演講。



■講座吸引很多師生前來捧場。

彭子文 攝

彭子文 攝

「一句一傷，無話可講，你坐看緣分了斷。」在《一句一傷》的MV裡，方文山將每一句歌詞用書法的形式表現出來，不斷重複的靛藍墨跡，是對「中國風」主題的最好注腳，配上歌手劉力揚乾淨空靈的聲音，要不記住這首歌也很難。簡簡單單的一組概念，就傳達出方文山對待中文的態度——「某種程度而言，漢字本身已是繪畫，」具有繪畫般的線條美感。

的確沒有哪種西方文字可以媲美漢字的神奇，轉腕走筆寫成書法，讓人讚歎不已。漢字本身，已具有令人欣賞的價值。而這樣的文字，自然擔得起自成風格的歌詞。

詩與詞的秘密

方文山的歌詞被人們標籤為「中國風」，那究竟甚麼是中國風？

他說，那是在創作概念與方向中進行混搭。

寫流行樂歌詞，和詩詞創作截然不同。中國的古詩詞格律全部都可以入樂，詩經楚辭唐詩宋詞元曲，但凡成詩，就有平仄要求，因而古時的詩文本就有音樂性。即使放下課本很多年以後，那些幼時背過的唐詩宋詞還能琅琅上口。但白話新詩的出現，完全改變了這種狀況，文詞不再易記，創作的體例也趨於自由而不再要求韻腳工整。有能力欣賞詩詞的人增多了，但詩與歌之間的連結卻被破壞。

現代詩不再注重音韻律，但歌詞卻不一樣。作為詞人，方文山深諳這一點，寫歌詞是讓聽者先有聽覺，才有記憶。

而有生命力、能讓人記住的歌詞，則意味著要被很多人傳唱。這同時意味著歌詞要與生活中的你、我、他相關，否則辭藻即使再華麗，也不會令人感動。方文山的詞，之所以讓人在情感上有共鳴，正因為字裡行間，他會用人稱代詞，講着每個人都熟悉的故事，用着每個人都熟悉的稱謂，這就是流行歌詞的秘密。

詩歌可以出現大量的意象與隱喻，譬如枯葉代表寂寞、樹葉代表鄉愁，但歌詞的情感線索卻一定是最具象的人稱。辭藻與技巧都可以不斷潤色，而要聽者投入情緒，首先要以最親近他們的形式去進行。

他寫周杰倫的成名曲《愛在西元前》，一開頭，「古巴比倫王頒布了漢摩拉比

法典，刻在黑色的玄武岩，距今已經三千七百多年」，聽來就像是史書上最常出現的枯燥句子：「公元XXX年，貪官污吏橫行，民不聊生……」但下一句，就人稱跳轉，「妳在櫺窗內，凝視碑文的字眼，我卻在旁靜靜欣賞妳那張我深愛的臉。」歌者與聽者的時空，轉瞬被拉回，猶如在你耳邊的親呢呢喃。

寫流行曲，其實就是寫人們情感的最大公約數，寫大多數人遇到的情感狀況。方文山說，流行歌詞就是和一般人產生關聯。「臭氧空洞、月球軌道偏離、關懷少數民族重要不重要？當然重要，但和一般人的生活關係不大。」能引起人們共鳴的，顯然不是這些，而是情：愛情、友情、親情。

詩人可以憑弔鄉愁、痛惜種族滅絕，可以寫和人們生活不那麼相關的事，但作詞人不可以——大多數人不開心時抒發情緒的出口，是去唱K，而不是拿出一本詩集朗誦，所以寫歌的人，必須要和聽歌人的日常生活有互動。這是「詩」與「歌」在這個時代完全不同的創作語法。詩是詩人眼中的世界，但歌詞則是眾人眼中的世界，所以會被要求、被修改，去配合唱片。

方文山說，詩人服務於自身的情緒，而詞人則要服務別人。「服務歌手、企劃、旋律、專案，所以大多數時候，創作是被動的。」詩是自由的，但它寂寞，和人產生的情感交流也有距離。詞正相反，它不寂寞，它能令寫它的人，獲得成就感。

實力與機會缺一不可

作為一個具有極高辨識度的創作者，方文山因寫了大量東方式、具古詩詞色彩的歌詞而深入人心，他將之稱為「不可替代性」。在某一領域中創作出自己所謂的風格與色彩，需要長期專注創作，「這樣才會被聚焦，人們才會對你有印象。同類的創作，才會主動找上你。」

所以我們聽周杰倫的歌曲，會聽到大量「方文山式」的歌詞：《青花瓷》、《煙花易冷》、《菊花台》，有些是先有故事，寫好副歌，再起歌名，有些則是先有歌名，再有整首詞作。《青花瓷》就是名字行先的例子。「一開始找一件象徵愛情之神秘的器皿，就起名叫《青銅器》，但覺得聽起來不優美，太暴力，又想是不是可以叫《汝窯》——那種天青色的質感，但名字聽起來又太冷僻，不夠通俗。」

就像創作電影腳本要花大量功夫一樣，在搜集無數資料以後，方文山找到了「青花瓷」這個最契合的歌名。靛藍天青的色，與歌中的情感渾然一體。天青色的美麗天空，在等一場雨，而我，在等你。

歌一問世，紅透華語樂壇，觸動萬千人的心。再譬如早期的《七里香》，先有歌詞內容，之後再搭配歌名。「七里香的花香很美，有台灣特色。」詩人席慕容也曾以詩歌頌詠它的浪漫香味，詩裡紛飛的章節，院裡的落葉，思念的季節。你幾乎能讀出，這首歌創作時的清新狀態。在雨夜、親吻、稻穗、紙上，來來回回。創作就像和自己對話，也許它很孤獨，但它又能實實在在地擊中人心。

早年方文山有句座右銘被廣為流傳：「機會比實力重要」。乍聽上來極易被曲解，但其實這句話還有後半句：「實力不夠的時候，肯定會失去機會。」

「機會只留給有準備的人」並非老生常談，而是每一個成功者都實踐過的路徑。其實方文山真正想表達的是，在具有同等才華的條件下，誰先得到機會，就意味着誰先得到曝光的舞台。會唱歌的人有很多，他本人也見過很多歌手，但不代表他們會唱歌、有機會發唱片，就可以走紅。缺乏足夠的個人積累，即使被幸運之神垂青，最多也只是「一個歌手」。

機會能否留在一個人身上，要看他之前的積澱有多完備。有準備的人，只要給他一個機會，他便能把握住，絕不讓其流失。方文山就是這樣的人，而1997年的吳宗憲，就是他在作詞之路上牢牢抓住的機會。方文山和周杰倫同期被召入吳宗憲麾下，分別專攻作詞與作曲。當周杰倫的曲漸漸炙手可熱、廣為流傳時，只有方文山巧妙細膩的詞，能與之完美配合，於是兩人成為絕配，一舉成名。

而當年他抓住這個機會前的準備工作，是寫了一百多首歌詞，將其裝訂成冊，做好索引，毛遂自薦到各大唱片公司和音樂人手中。後面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詳，吳宗憲是唯一有回應的人，正是這個回應，成就了後來華語流行樂壇的第一詞人。

方文山說：「是我做好了準備，憲哥給了我機會，所以我就留在了流行音樂圈。」上天對他拋出了幸運的橄欖枝，而他，將其抓住了。

方文山 精彩歌詞欣賞

《一句一傷》

作詞：方文山
作曲：關大洲
編曲：屠穎

要多少斑駁 青苔才會入牆
多少雨你才會 撐起紙傘

落花再亭外 又依稀了幾番
流水送走呼喚 我不忍想

風驚擾河岸 也唏噓了垂楊
你低頭唏噓了 那些過往

夕陽映屋簷 斜照木格子窗
悠然的舊時光 我卻黯然

一句一傷 無話可講
你坐看緣分了斷
當意念已轉 再多遺憾
也只是空談

一句一傷 無話可講
我起身安靜沾香
我停止想像 你的模樣
閉上眼倔強

《小小》

原唱：容祖兒
作詞：方文山
作曲：周杰倫

回憶像個說書的人
用充滿鄉音的口吻
跳過水坑 繞過小村
等相遇的緣分

你用泥巴捏一座城
說將來要娶我進門
轉多少身 過幾次門
虛擲青春

小小的誓言 還不穩
小小的淚水 還在撐
稚嫩的唇 在說離分

我的心裡從此住了一個人
曾經模樣小小的我們
那年你搬小小的板凳
為戲入迷我也一路跟

我在找那個故事裡的人
你是不能缺少的部分
你在樹下小小的打盹
小小的我 傻傻等



■「天青色等煙雨，而我在等你。」

《青花瓷》

作詞：方文山
作曲：周杰倫

素胚勾勒出青花筆鋒濃轉淡
瓶身描繪的牡丹一如妳初妝
冉冉檀香透過窗心事我了然
宣紙上 走筆至此攔一半

釉色渲染仕女圖韻味被私藏
而妳嫣然一笑如含苞待放
妳的美一縷飄散 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

天青色等煙雨 而我在等妳
炊煙裊裊升起 隔江千萬里
在瓶底書漢隸仿前朝的飄逸
就當我 為遇見妳伏筆

天青色等煙雨 而我在等妳
月色被打撈起 暈開了結局
如傳世的青花瓷自顧自美麗
妳眼帶笑意

色白花青的錦鯉躍然於碗底
臨摹細明體落款時卻惦記着妳
妳隱藏在窯燒裡千年的秘密
極細膩 猶如繡花針落地

簾外芭蕉惹驟雨門環惹銅綠
而我路過那江南小鎮惹了妳
在潑墨山水畫裡 妳從墨色深處被隱去

天青色等煙雨 而我在等妳
炊煙裊裊升起 隔江千萬里
在瓶底書漢隸仿前朝的飄逸
就當我 為遇見妳伏筆

天青色等煙雨 而我在等妳
月色被打撈起 暈開了結局
如傳世的青花瓷自顧自美麗
妳眼帶笑意



■元代青花魚藻紋大罐。